



史記助字法
下

ホ 4
1785
2止



本 4
1785
2

只



太史公助字法下之目

唯 初丁ヲ	但 二丁ヲ	第 三丁ヲ	徒 三丁ヲ
直 四丁ヲ	徑 五丁ヲ	祇 六丁ヲ	正 六丁ヲ
方 六丁ヲ	適 六丁ヲ	會 八丁ヲ	屬 九丁ヲ
將 十丁ヲ	且 十二丁	尚 十四丁	猶 十五丁ヲ
仍 十七丁	既 十七丁	已 十八丁	業 二十丁ウ
曾 二十丁	嘗 廿二丁	終 廿三丁	竟 二十四丁ウ
卒 廿五丁	遂 廿七丁	特 廿九丁	獨 二十九丁ウ

海録



力字法

卷下目

前

益	孰	盜	曷	顧	大	絕	最
四十六 丁ウ	四十五 丁ラ	四十二 丁ウ	四十一 ウ	三十八 丁ウ	三十五 丁ラ	三十三 丁ウ	三十 ウ
增	鳥	安	胡	旋	殆	至	尤
四十七 丁ウ	四十五 丁ラ	四十二 丁ウ	四十一 丁ラ	三十九 ウ	三十六 丁ラ	三十四 丁ラ	三十二 ウ
滋	愈	惡	奚	還	幾	甚	極
四十七 丁ウ	四十五 丁ウ	四十三 丁ウ	四十一 丁ウ	四十 ラ	三十七 丁ラ	三十四 丁ウ	三十二 ウ
加	彌	焉	渠	何	反	太	殊
四十八 丁ラ	四十六 丁ラ	四十四 丁ウ	四十二 丁ラ	四十 丁ラ	三十八 丁ラ	三十五 丁ラ	三十三 丁ラ

眞	始	各	故	與	畢	咸	更
七十二 丁ウ	六十九 丁ウ	六十六 丁ウ	六十三 丁ラ	五十九 丁ウ	五十五 丁ウ	五十一 ウ	四十八 丁ラ
誠	敢	及	所	俱	雖	皆	稍
七十三 丁ラ	七十 ウ	六十七 丁ウ	六十四 丁ウ	六十二 丁ラ	五十六 丁ウ	五十一 丁ラ	四十九 丁ラ
信	肯	至	所以	偕	能	盡	寢
七十四 丁ラ	七十一 丁ラ	六十八 丁ラ	六十五 丁ラ	六十二 丁ラ	五十八 丁ウ	五十二 丁ラ	五十 ラ
欲	實	初	相	共	善	悉	良
七十四 丁ラ	七十二 丁ラ	六十九 丁ラ	六十六 丁ラ	六十二 丁ウ	五十九 丁ラ	五十三 丁ラ	五十 丁ラ
爲							
七十四 丁ウ							

爲 七十四

或 七十五

○ 縱 七十六

假 七十六丁ウ

設。籍。借 七十七

試 七十七

譬 七十八

○ 度 七十八

冀 七十九

○ 麩 七十九

○ 僅。裁。如何 八十丁

何如 八十丁

若荷 八十一

奈荷 八十一

○ 率 八十二

凡 八十二

類。切 八十三

諸 八十四

○ 大抵 八十四

大率 八十五

○ 嗟乎 八十五丁ウ

嗚乎 八十六

於戲 八十六

嘻 八十六

噫 八十七ウ

吁。唉。頃 八十七

居無何。久之 八十八

立 八十九丁ラ

○ 所 八十九

可 八十九

立 八十九丁ラ

有間太子孫 扁鵲傳

有間

只 只今惟有西

只 只今惟有西

惟 兄弟三人惟
數目アリテ其中
イフニ用エ

太史公助字法卷下

淇園先生論定

門人

令水龍

岡彦良

編按

唯 但 第 徒 直 徑

用唯法

一圖ニコレバカリト云氣味ナリ

方 今 唯 秦 雄 天 下 魯仲連一ノウ

諸 所 嘗 施 唯 恐 見 之 見シテ恐ルニツビヤト云コノ

楚 唯 無 疆 六 国 上 者 復 撓 而 從 之 陛 下 焉 得 臣 之 留 侯 七ノウ

カ字大

卷下

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鄭當時六ノウ

臣請後死願葬鄴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李斯十一ノウ

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同上十四ウ

士亦以此稱慕唯天子以為國器韓長孺五ウ

弘湯心深疾黯唯天子不說也汲黯三ノウ公孫弘等カ

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不為大

王不如也韓信此モ上ノ漢王ノ不如也上云三ノウリテ云

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婦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

引ノコリテ

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吾弟也越世家十二ノウ唯獨カ

用但法 外ナレニソヒ一ノナキ気味ナリ

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刘敬三ノウ

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秦始皇五ウ五ノウ

天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扁鵲五ノウ

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

其面 李斯十五ノウ

用第法 ナニカナレニ斯レテ見ヤレト云意ナリ

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
刺客六ノウ

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未可知也
徒自損耳
吳王 九ノヲ

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
佞幸一ノヲ

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一軍
陳餘七ノヲ

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守文墨
蕭相国二ノヲ

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
同上

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
項羽二十四ノヲ

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
韓長孺四ノヲ

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弱
劉敬 三ノヲ

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
汲黯 九ノヲ

天下遊士離其親戚弃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
徒 九ノヲ

欲日夜望咫尺之地
留侯七ノヲ

天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

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
李斯 十三ノヲ

用直法 之ニカマワス一ムキニ非直ハソレダラ并チ一テハナヒ上去意ニ

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酷吏ニシテ

高帝曰公罷吾(直)戲耳叔孫通ハシテ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隨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

子下取履留侯ニシテ

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座不讓信陵君ニシテ

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樽罍賜任王后梁孝王ニシテ

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南越ニシテ

囚之三月復名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值來為大ソレニカハス

王畫耳淮南ハシテ

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吳王ニシテ

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感也田儉ニシテ

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日者ニシテ

小臣之好射騏驎馮羅龍鳥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

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楚世家ニシテ

用經法 テミジカニツイナリ

冕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醉矣滑稽ニシテ

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韓非八ノヲ

今陛下起豐擊沛收三千人徑往而卷蜀漢定

三秦劉敬二ノヲ

鄒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

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鄒生二ノヲ

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

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楚世家 廿七ノウ

祇 正 方 適 會 屬

用祇法

外テモナクヤツハリ

臣以三萬人衆不敵視取辱耳 韓長孺九ノヲ

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楚世家十一ノウ

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 項羽廿四ノヲ

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

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樂毅 六ノウ

用正法

一ノシロクニ

乃假固利兵下圍刺豕正中其心 儒林六ノヲ

秦之行暴正告天下

燕秦傳二十ノウ
注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

非肯正為天下言

汲黯ヲヲ

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

墓 樗里疾ニヲ

用方法 サイチウ

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叔孫通ヲヲ

張儀曰賴子得頭方且報德何故去也張儀ニヲ

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同上十三ノウ

方今唯秦雄天下魯仲連一ノウ

是時上方鄉文學酷吏五ノウ

平原君家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八ノウ

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黥布四ノウ

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延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同上
五ノウ

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

席 魏其八ヲ

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刺客
十五ノウ

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名不得上カライキウ急時不及名下兵刺客十人

上方與晁錯調兵竿軍食上問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 吳王セウ

用適法 テウトナリトコロテナリ

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 扁鵲ニラ

此時魯仲連適遊趙 魯仲連ニウ

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 倉公ニシラ 成ルトコロテ師死ス上云意

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表蓋ニラ

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 同上ニラ

及表益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蓋校尉司馬 同上ニラ

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 灌夫ニウ

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

之孫 趙世家セウ

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 游俠ニウ

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讎 平津侯ニウ

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鄆生里中子也 鄆生一ウ

用會法

テアハレタルヲ云フ

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 犀首十八ウ

會聞路中太夫從漢來喜 齊悼惠王六ウ

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 酷吏三ウ

而縱以鷹擊毛鷲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

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 同上十一ウ

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

故得與殷善 倉公廿二ウ

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 南越一ウ

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

圍單于 匈奴二十ウ

秦軍為之却三十里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

復存 平原四ウ

用屬法

オリカラ

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ハノヲ

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屬圖封禪

爭於曼上紂偃覇而盡罷諸儒不用封禪三十三ウ

左傳成二年ニ韓厥曰下臣不幸
辭當戎行ト云モオリカラナリ

將且

用將法

デアラフナリ其方へ引キアフ意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張耳三ノウ

闔廬將死謂太子夫差伍子胥五ノウ

汝能報父之讎我將歸死同上ニラ

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同上六ノヲ

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同上六ノウ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屈首十八ノウ

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留侯四ノウ

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同上九ノウ

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張儀十二ノヲ

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孝文九ノヲ

定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陳餘三ノウ

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疾二ノウ

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穰侯一ノウ

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商君七ノウ

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趙世家二一ノウ

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口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曹相国九ノウ

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李斯十四ノウ

且夫諸侯之為役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張儀五ノウ

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

歌謠者為媵同上八ノウ

用且法 物ノトスハル意持ナリ

趙寇至且入界信陵君一ノウ

不然且為楚患伍子胥一ノウ

楚困君臣且苦兵矣同上二ノウ

汝可疾亡矣且見禽商君一ノウ

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自存七ノウ

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

衛將軍十ウ

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且盡

匈奴十八ウ

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

孫子二ウ

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

李廣ウラ

今一索不得浚必且復索之奈何

趙世家四ウラ

今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浚世且有仇王

同上十ウ

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

齊悼惠王七ウ

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

衛將軍四ウ

右ノ且ノ字皆將ノ字ニ紛レキ使ヒ方ナリ然レトモ且ノ字ハ只其様子ノトナリトアル有様ヲイフ処ニ限リテ用ユ云ハ動ヨリ靜ニ往ク氣味ナリ將ノ字ハ此ニ反ス靜ヨリ動ニ往ク氣味ナリ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

匈奴十二ウ

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

伍子胥四ウ

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我將念之

淮陰侯十三ウ

右ハ指揮ノ辭ニ用タル法ナリニア待テイヨ
ニア休テ居レナリ

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且萬餘人且引且戰

李廣八ウ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

李斯十三ウ

賦字法

卷下

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 同上十三ウ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項羽十四ウ

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 伍子胥六ウ

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 范雎八ウ

曰漢之聖者在高帝之孫且曾孫也 封禪二十九ウ

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

蠕觀望 律書三ウ

又一種且ノ字ヲ用テ語勢ニハツミヲ付タルアリ

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 項羽二十四ウ

ソレヨリハ斯云フコガ有ルソト云

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 魏世家三ウ

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 張儀十三ウ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

死嬰獨生 魏其八ウ

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

聞之則鼓行而西耳 留侯十ウ

力字法

卷下

十四

尚猶仍

用尚法

コレニモマダ

視吾舌尚在不張俊フヲ

及夫至門丞相尚卧魏其セヲ

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李斯セヲ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石奮フヲ

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張絳ユヲ

自起之遷也其意尚快快不服日超ユヲ

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ハ八ノウ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李廣四ヲ

遂竟案盡没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仿幸四十六ヲ

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尚安事客信陵三ヲ

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甘茂四ヲ

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荆燕三ヲ

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陳軫七ヲ

繆公恠之問曰中国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

乱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秦紀十四

用猶法 ソレデモヤツリ理ハカハラスト云意

上佯許之猶欲易之留侯十ウ

王猶不堪况爾之小醜乎周紀十九

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貨殖七

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孟嘗君六ウ

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孫子一ウ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伯夷一ウ

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却張紉之ニウ

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石奮三ウ

先王有命無得以壘樽與人他物猶自汰也漆孝モ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自序十ウ

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表益二ウ

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甚衆然猶不止始皇三十一ウ

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

也酷吏十ウ

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韓長孺五ウ

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苗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游俠二十九ウ

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田橫四ウ

其明年山東被水苗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

借尚不能相救平準六ウ

又猶尚尚猶疊字ノ格アリ

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秦紀十五ウ

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陳軫十七ウ

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張釋之四ウ

用仍法 アヒモカモカハラズ

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平準五ウ

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自序廿六ウ

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淮南十八ウ

論語仍舊貫又周語仍無道而鮮曹十皆助字

二非然レトモ後世ハ助字ニ成リタリ

既已業

用法

ステニシテ 其事ノ決著シタルコト

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王之遺德文帝十六

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張儀ニ

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匈奴二十

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灌嬰十四

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張毅之三

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伯夷ニ

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王翦七

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大宛二十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原ニ

賜之卮酒瓠肩曾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樊噲ニ

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到下

從之田橫四

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賈生十二ウ

用已法

モウハヤ 事ノモウサウアリレナリ

使臣登言皆已誅秦始皇世三ウ

其行必果已諾必誠游侠世九ウ

田生已得金即歸齊荆燕二ウ

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淮陰八ウ

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趙世家世四ウ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張儀十九ウ

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趙世家世三ウ

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老子一ウ

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蒙恬二ウ 扶蘇已死ナリ

出関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荆燕三ウ

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封禪世四ウ

魯句賤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惜哉刺客十七ウ

卿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鄒生六ウ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叔孫通六ノヲ

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蒙恬二ノヲ

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趙世家三十ノヲ

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頰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匈奴七ノヲ

及弘湯稍益貴與黥同位黥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

至丞相封為侯汲黯三ノヲ

又既已ノ法アリ

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刺客八ノヲ

(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張綰五ノヲ

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袁盎三ノヲ

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周勃五ノヲ

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魯仲連二ノヲ

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刺客十三ウ

用業法 レカ

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留侯二フウ

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吳王一フウ

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大宛卅三フウ

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已業行婁敬三フウ

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項王十五ウ

報曰有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

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齊悼惠王二フウ

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六奚以為蘧秦一フウ

曾 嘗

用曾法 イツカウニナシボウモ

然身修者官未二ナシ曾乱也循吏一フウ

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張釈之フウ

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扁鵲三ウ

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趙世家二十九ウ）

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淮南九ウ）

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南越五ウ）

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韓長孺）

原来曾ハ重也舉也。セシグリニ其上ヘ。重テ將テ行ク意持ナリ。助語ニ用ユル時モ。曾弗省トアレバ。太后ガトカクニ。弗省ニ居ル意ナリ。曾不若匹夫。匹夫ニ如又様子ガ。イヤトモ先ニナル意ナリ。其餘モ皆此意ヲ以テ推知ルベシ。又アルトキトヨムコアリ全体ハ同意ナリ

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馮唐六ウトカク今ヨリハ前カタナリ）

梁王以此怨（曾）使人刺（益）刺者至閔中問表（益）

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孟嘗君二ノヲ）

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叔孫通）

用嘗法 一ガアツタ

昔天下之網（嘗）密矣（酷吏）フヲ

且王前（嘗）用名滑於越（甘茂）ハヲ

買臣（楚）士深怨（嘗）欲死之（酷吏）ハウ

廣曰吾嘗為隴西守（嘗）反（李將軍）六ノヲ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封禪一ノヲ

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日者一ノヲ

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范雎十一ノヲ

於是嘗有德者原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季布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秦嘗佩五国之相印為約長張儀十九ノヲ

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

在其中李將軍六ノヲ

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嘗盜袁盎侍兒盎知

之弗泄袁盎五ノヲ

終竟卒遂

用終法

シムウドウアツテモ
トカク

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李斯八ノヲ

而單于終不肯為寇匈奴二十三ノヲ

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陳餘七ノヲ

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貨殖五ノヲ

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淮陰侯十三ノヲ

用イヌ
ハシノミカ
リイナケ
ト

竟
ソカラ
ユレミ
オツ

終

追旦了
カワ
リ
ト
所
開

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留侯十ヲ

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曹相國六ヲ

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叔之四ヲ

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李斯二ヲ

府庫壞漏盡腐敗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徒五宗三ヲ

黠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汲黯二ヲ

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其具終死於秦不能自

脫韓非六ヲ

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卧

不起周勃八ヲ

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

之所禽矣淮陰疾十ヲ

廬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

褐見終不敢易衣婁敬一ヲ

秦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

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貨殖十六ヲ

用竟法

サウハナラズニヨクテシマフタ
トカクスレモ

他日月宿畢(竟)不雨

孔子弟子ナセラ
フルカト待テトモトウクフナシタ

好聲者賢(竟)以名敗

表益ハシウ
名ヲ好ニ賢ニ於ツタガ
トウク名ヲ敗トタ

自竇長君在時(竟)不侯

周勃ハシウ

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

公孫弘ハシウ

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

留侯ハシウ

然平(竟)自脱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

陳丞相ハシウ

(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指此四人之力也

留侯ハシウ

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

表益ハシウ

陳涉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以秦

陳涉ハシウ

入則不得復歸凶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尉他ハシウ

武安侯病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

之(竟)死 武安ハシウ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聚黨數千人橫行天

下(竟)以壽終 伯夷ハシウ

呂后日泣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

不能遣長公主李敖四ノ

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項羽十ノ

用卒法

其ハテハナリ

三國終之卒分晉六國表フ

及據國爭權卒以滅亡陳餘十二ノ

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鄉生六ノ

事窮智困卒困匈奴韓王信八ノ

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高祖十ノ

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留侯五ノ

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序十一ノ

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 高祖三ノ

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 陳丞相九ノ

因以環璽以輔帝業卒成帝業 李斯十九ノ

秦王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 范雎四ノ

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索道侯 韓王信四ノ

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陸竟ニウ

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 平原君ニウ

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ニウ

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託卒見謝景帝不遇也 張釈之

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

生平原君之力也 陸賈九ウ

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同也屢空工糟

糠不厭而卒蚤夭 伯夷四ウ

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

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 孟嘗君四ウ

用法

ソレカニレニナツテケル

上以讓蒼蒼遂病免 張蒼五ウ

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扁鵲六ウ

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孫子四ウ

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 陸賈九ウ

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高祖四ウ

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貨殖四ウ

乃前拔劍擊軼地地遂分為兩高祖五ウ

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李斯三ウ

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田儵三ウ

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樊噲三ウ

成大功者在因瑕罅而遂忍之李斯二ウ

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酈生四ウ

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亦無他言留侯三ウ

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

病不行盧縮五ウ

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佞幸 四十六ウ

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廣等反陳豨六ウ

有司再請削其國太太半端心愾遂為無些者九宗三ウ

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遂盡誅其後母匈奴七ウ

項羽難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高祖十九ウ

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鮑

侍者淮南四ウ

王陵見而恠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軌遂從西入武
關至咸陽張蒼一ウ

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使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
太子志矣叔孫通ハナヲ

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北騎數百
潰漢圍西北遁走匈奴ニナラウ

特獨

用特

フニハナレタラテベツダンニ

臣之所見蓋外ニテカス特其小小者耳司馬相如四ノウ

此特帝在印錄魏其十ノヲ

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孝文ヲヲ

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匈奴二十四ウ

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魏其七ノヲ

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名君耳李布ニノウ

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叔孫通五ノヲ

力字公

卷下

二十九

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大分此一時之事蕭相国ニシテ

疑臣者非特三人甘茂四ヲ三人タケムフニハナレタリヂヤト云ニハアラズト云フコト

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楚世家二十七ウ

今郡主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

之資也主父偃カウベツダシニアルト云フニアルス

用獨法

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萬石ウラ

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馮唐ウウ

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吳王ウウ

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燕世家六ノウ

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樊陰ウラ一宦者絕乎

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汶陽孔車收葬之主父ウラ

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燕世家ウウ

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外戚ニラ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老子ウウ

九獨字ヲ用ユルハ必ス人事ノ上ニ限ラス。兎角其処ノ語勢ニ皆ノ字ヲ含ミタル処ハ皆獨ノ字ヲ用ユルキナリ。イ

助字法
卷下

ズレニモ。独ノ字ハ皆ト云意ニ
照シテ置字ナリ

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賈彊相及呂后大臣素所敬憚乃

可張丞相三ヲ此等其餘ノ計策ハ皆用ヒテモ益ナレト
云フ意ヲ帶ヒテノ独ノ字ナリ

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

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直不疑六ヲ

谷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淮南十八ヲ

最尤

用長法

ナカテモ
イツチ

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貨殖五ヲ

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萬石君三ヲ

當此之時鬚心最歡能飲一石滑稽言二ヲ

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酷吏四ヲ

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淮南十ヲ

自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穰苴二ヲ

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留侯八ヲ

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佞幸四ト六ヲ

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帝孫 武安十ヲヲ

群臣爭功歲餘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

蕭何ニヲウ

然至冒頓而匈奴最疆大盡服於北夷而南與中國

為敵國 匈奴ハヲ

用尤法 トリワキ
スタレテ

方秦之疆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廿九十ヲ

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 大宛三十三ヲ

諸士狂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 灌夫六ノウ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尤甚 六国表ニヲ

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 酷吏十ヲ

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 張丞相

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 平准十ヲ

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 酷吏六ノウ

王者之興何嘗不以下益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 日者

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以之然尤悼局

明字法 卷下

昌 周昌ニラウ

韋家粟氏安陵杜杜氏此其章尤異者也 貨殖 十七ノウ

極殊絕至甚太大

用極法 手ノトカ又先ノ子ニモツタ向フアタリク

李廣軍極簡易 李將軍ニラウ

且吾所為極難耳 刺客四ノウ

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 酷吏四ノウ

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 游俠四ノウ

豐吾所生長極不忌耳 高祖三十一ノウ

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 燕世家六ノウ

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身入恣言極切 萬石ニラウ

用殊法 トントキレハナレタイテ

父以足受笑而忤良殊大驚 留侯ニラウ

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大宛ニラウ

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 魏其七ノウ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 陸賈六ノウ

三十三

史記卷六 周本紀第六
史記卷六 周本紀第六
史記卷六 周本紀第六

采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越世家十一
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
甚藺相如四ノウ

用絕法

一通ノカスヲハナレタヘニヒヤフノナキホトニヌコトク

單于嘗絶悖逆匈奴二十六ノウ

任王后絶欲得之梁孝王五ノウ

太后私與通絶愛之有身呂不韋五ノウ

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

用至法

此上モノトシテ物ノ位ヲ評スル辞ナリ未ノ反ナリ

用至法

此上モノトシテ物ノ位ヲ評スル辞ナリ未ノ反ナリ

秦使張儀來至重至王張儀八ノウ

卓王孫怒曰女至不材司馬相如二ノウ

余以至所聞由光義至高伯夷二ノウ

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佞幸二ノウ

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酷吏二ノウ

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

史記卷六 周本紀第六
史記卷六 周本紀第六
史記卷六 周本紀第六

滅亡其事至微淺 儒林ヲ

用甚法

イカフ

其治所誅殺甚多 酷吏ナラフ

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 孝武ナラフ

又為匈奴所欺失凶多自愧 韓長孺ナラフ

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 張釈之ナラフ

所與上後容言天下事甚衆 留侯ナラフ

自丈良禮甚卑有子塔禮高祖箕踞罵甚慢易之 陳餘ナラフ

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般抵奇戲

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 大宛三十ナラフ

用大法

アリアリアル程ノコロ

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 李斯ナラフ

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修富於王室 穰侯ナラフ

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 主父偃

至用之治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庶頗ナラフ

天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 主父偃ナラフ

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荆軻

用法 程ノハリタルヲ大ト云

及出為侯天與湯交酷吏ヲ

通小臣戲殿上天不敬申屠嘉六ノウ

又緣飾以儒術上天說之公孫弘ヲ

其治天放張湯而善侯問酷吏十ヲ

劇孟行天類朱家而好博游俠平ヲ

其明年貧民天徙皆仰給縣官平準土ヲ

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天出擊胡同上

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天以為仙人也封禪三十四ヲ

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天當衛將軍十ヲ

甘茂曰息壤在此王曰有之因天悉起兵甘茂四ヲ

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天服判燕三ヲ

殆 幾

用法 大カタアツキナリ

良曰沛公天殆天授留侯三ヲ

忽然不見殆非久也

烏鵲フウ

張儀賢士吾殆弗如也張儀フウ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范雎十四ヲ

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酷吏ハヲ

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伍子胥ハヲ

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張丞相ハヲ

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孝武セフヲ

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趙世家十八ヲ

願上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廿二ヲ

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

合矣韓世家六ヲ

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張耳上二ヲ

用幾法 モチツトデ

吳楚時孝王幾為亂齊悼惠セフヲ

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匈奴十七ヲ

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叔孫通五ヲ

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申屠嘉六ノウ
 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
 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留侯五ノウ
 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貨殖
 是日微樊噲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
 及壯黥布攸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割秦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
 幾盡故宋穰侯四ノウ

反顧旋還

用反法

アチラコチラニナリ

天與弗取反受其咎
 悔失番禺乃反見疑
 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
 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
 黥曰夫以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
 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

越世家五ノウ
 朝鮮四ノウ
 張儀一ノウ
 同上七ノウ
 汲黯三ノウ
 燕世家五ノウ

以求賢任人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 韓非
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中臨之風輒引
太封禪

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
等反背水陳淮陰侯六ノウ

用顧法 コナラヘモトツテナリ

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 陳平三ノウ

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 陳餘二ノウ

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 燕世家五ノウ

為治者不在多顧力行何如耳 儒林五ノウ

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 滑稽五ノウ

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顧效愚忠 淮陰侯七ノウ

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太王業遠矣 張儀三ノウ

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 李布三ノウ

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 蕭相國 二ノウ

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 吳王 八ノウ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汲黯

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今秦王坐而疑

我邪王翦トセウ

相如雖鴛鴦畏廉將軍哉顧我念之彊秦之所以不

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藺相如四ノウ

高曰人情益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

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將吾等為之張耳

用旋法 付ケマワシニ追ツケテ

卽竄以藥旋下病已倉公十六ノウ

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始皇十八ノウ

用還法 引カヘシテナリ

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歿還至天官十七ノウ

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孝武十五ノウ

何 曷 胡 奚 渠 遽 盍

用何法 何ト云處ニ何ト云ワケテ何ト云意テ

軫不之楚何歸乎陳軫十六ノウ

史記卷之...

四子之禍君何居焉 蔡澤十九ノヲ

甘羅曰君疾何不怏之甚也 甘茂八ノヲ

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何足貴哉 李斯十三ノヲ

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此何以稱焉 伯夷二ノヲ

用曷法 コレニドフシテナリ

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游俠二十九ノヲ

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魏世家十九ノヲ

今歲豐廩未報曷為出哉 封禪二十八ノヲ

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 魯仲連四ノヲ

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 同上二ノヲ

臣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稜首曷有加焉 周勃ノヲ

用胡法 ナセニナリ

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 陳餘七ノヲ

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 陳軫十六ノヲ

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 陳豨七ノヲ

惠帝讓參曰與密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 曹參六ノヲ

史記卷之...

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貴貸以自汗上心乃安 蕭何曰

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 平原君

用美法 ドフ云トコロカラモツテ来テナリ

雖多六美以為 蘇秦

此其母賤翟婢也 美道貴哉 趙世家八

其美哀悲之有 孝文十六

公美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 樗里疾六

秦美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 張儀七

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美如對曰必不霸 燕世家

趙王名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構於秦已內鄭朱矣

卿以為美如 平原君五

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於天地之理物之

自然者美可甚哀 孝文十六

用渠法 遽ト同シ メツタニ

君其試臣何遽叱乎 樗里甘茂九

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張儀二

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陸賈六ノヲ
由此觀之何遽不為福乎越三ノヲ

用益法 ナセニカフセヌヅ

其母曰益益求之以死誰誰對晉十八ノヲ

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益以免其父名益之楚世家十五ノヲ

安 惡 焉 孰 烏

用安法 ドコヲノ所ニト云気味ナリ

言變事蹤跡安起酷吏八ノヲ

安得猛士高祖二十ノヲ守四方

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曹相国七ノヲ

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東越ノヲ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倉公廿ノヲ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同上八ノヲ

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陳平五ノヲ

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賈布七ノヲ

設為名高者**安**歸乎富厚也 貸殖十二ノヲ

力記本

助字法

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九ウ

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吳王セウウ

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

乎春申君ハウヲ

用惡法 トフメモツテコサフトスルゾチ

况乎上聖又惡能已司馬相如二十九ウ
又能已ト云フニフメモツテコサフトスルゾチナリ

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春申四ウ

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司馬相如三十ウ

然猶未能偏觀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同上四ウ

然一子不困厄惡能激乎蔡汎廿ウ

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同上十四ウ

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三ウ

若乃梁者則吾及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同上三ウ

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外戚二ウ

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滑稽二ウ

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李斯十二ウ

助字法

助字法

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濟濟濁河惡足以為固 蘓秦十八ノウ

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 孝武紀五ノウ

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禮書七ノウ

賢人乎賢人乎非賢有其內惡能用之哉 楚元王三ノウ

用馬法

カフアル上ロニトフシテ

且齊楚之事又焉足道哉 司馬相如十ノウ

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 甘茂九ノウ

且夫楚唯無疆六国立者復撓而後之陛下焉能臣之 留侯七ノウ

用孰法

ドコノドレガ

上問朝臣兩人孰是 魏其九ノウ

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伍子胥九ノウ

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 外戚三ノウ

用鳥法

ナントシテ

使者曰鳥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

化俗也 司馬相如廿八ノウ

愈彌益增滋加更

力字法

用愈法

ナラサラ
イヤミニ

大將軍聞愈賢オホキ歎オホキ汲黯キツアン三ノ夕

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ウツク游俠ウツク四ノ夕

栗姬クリキ愈オホキ悲恨不得見ウツク以憂死ウツク外戚ウツク七ノ夕

丞相遠發病死錯ウツク以此愈オホキ貴ウツク鬼錯ウツク七ノ夕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ウツク武安ウツク四ノ夕

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ウツク陳餘ウツクハノ夕

諸士在已之左愈オホキ貧賤尤益敬與鈞ウツク灌夫ウツク六ノ夕

若知賢而愈オホキ不立ウツク則是不忠而惑主也ウツク蒙恬ウツク二ノ夕

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オホキ信

爭事ウツク之ウツク封禪ウツク二ノ夕

至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オホキ益治ウツク呂

械攻戰具ウツク淮南ウツク六ノ夕

用彌法

弥久ウツク久ウツクイ段ウツクハナイ久ウツクシト云語意ナリ

得曠日ウツク弥久而周澤既渥ウツク韓非子ウツク九ノ夕

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弥衆ウツク孔子ウツク六ノ夕

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已用同上六ウ
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封禪四十ウ

用益法

ソアリタル外エヘシ付ケ

於是湯益尊任酷吏六ウ

誅罰良善日以益甚吳王四ウ

田氏日以益尊於齊穰苴二ウ

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韓安國六ウ

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袁盎一ウ

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叔孫通六ウ

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酷吏十四ウ

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同上十二ウ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伯夷六ウ

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封禪世ハノヲ

其母蔡女也無竈於王王稍益疎外建也楚十四ウ

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樗里疾三ウ

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

孝之本也 叔孫通ハノウ

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項羽方ヲ

用增法 カサノ外ニマス

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天元神策封禪世ハノヲ而穀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大宛三十ノヲ

用減法 ハチクル

吳王恐為謀滋甚吳王濞ニノウ

武安君由此滋驕武安四ノウ

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呂后十三ノヲ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酷吏ノヲ

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吳王濞四ノヲ

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武安三ノウ

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儒林

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

而謀反滋甚淮南六ノウ

用加法 其アルウヘスル意

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平ト酷吏ナラ

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 禮書ナラウ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蘓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

加厚 蘓秦ナセラ

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禫祠石閣孝武ナラ

用更法

コレトカク其凡ウニシテクルタリニウケテモツ

其有故爵者更益勿因吳王濞セラ

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ニラウ

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循吏ニラウ

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韓長孺ニラウ

稍寢良

用稍法

チクノト

徃徃稍降太尉梁軍吳王ニラウ

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梁孝王ニラウ

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酷吏ニラウ

差 アキラトハチト
稍 チトツ
漸 後ホトクニ

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同上廿二ノ

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同二十一ノ

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主父偃十ノ

及慶死後稍以罪太孝謹益衰矣萬石君四ノ

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封神凡三ノ

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河渠四ノ

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稍入同上四ノ

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筭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

貨物矣平准十ノ

用復法 イツノマニヤラコチラノ方ニテツテナリ

久之寢與中人乱仿幸四十七ノ

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酷吏十五ノ

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同上十六ノ

用良法 イカニモ

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名君耳李布二ノ

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吳王八ノ

チラナガ
悪渡河 畫屋入城

余視其母家良然淮陰侯十六

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孝武四

咸皆盡悉畢

用咸法 ドレトモニ

自山東咸被其勞平準四

子孫咸至大官矣萬石君七

諸侯咸率其衆西鄉始皇卅二

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三

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酷吏七

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李將軍三

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伯夷一

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匈奴十六

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於萬石君萬石君三

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儒林一

用書法 ヲナシアタリニイテト云フコト

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貨殖四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表益三ツ

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平準十フヲ

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酷吏十二ヲ

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同上六フヲ

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陸賈九フヲ

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天與者皆天下豪英表益二フツ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貨殖三フヲ

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更後皆自殺儒林五フヲ

皆非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推理去就與時俯

仰貨殖十八フヲ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

皆仰給縣官酷吏六フヲ

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黃鹽孔僅南

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平準八フヲ

用盡法ヒツヤラテヲコラタノク気味ナリ

其物禽獸盡白封禪十フヲ

取宛虜騎盡定南陽軍曹相国ニウ

遂案寧氏酷吏ニウ盡破碎其家

使子嬰相珍害盡有之項羽ニウ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貨殖ニウ

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同上ニウ

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周勃ハウ

相如不得已殪牲司馬相如ニウ一坐盡傾

相如與俱之臨叩盡責其車騎同上ニウ

行關驍則後境以東盡城守矣張儀ハウ

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梁孝王四ウ

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陳軫十六ウ

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酷吏十二ウ

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平準十ウ

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者數矣同上十ウ

管名居廷中張叔之四ウ三公九卿盡會立

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同上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同上

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

封今留侯ハヲ

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

者少君獨得脫不死外戚五ヲ

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名見與詔漢廷臣毋能

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田叔一ヲ

用悉法 ナヲ十ナガヲ

齊悉復得其故城燕世家七ノヲ

悉盡
乃悉取其禁方
公書以我禁方
書悉教公

悉心從之故事ヲキメクス義ニ

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田單一ノヲ

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武帝十四ヲ

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表益五ヲ

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扁鵲ハヲ

乃悉取其禁方盡與扁鵲同上ノヲ

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張耳セノヲ

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項羽六ノヲ

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循吏一ノヲ

力二六一

二九

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斯六ウ

悉延百端之學通一技之士咸得自効燕世家五ウ

殺年十五以上悉請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白起ミラ

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請軍所蕭何二ウ

悉名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封禪十九ウ

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蕭何四ウ

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呂后

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匈奴二十七ウ

皇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周勃九ウ

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六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請

滎陽 項羽二十ウ

秦令少府章邯免鄴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

軍盡敗之陳涉四ウ

韓破良家僮二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

王為韓報仇留侯一ウ

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

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韓長孺云

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

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云

復燕代悉復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

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匈奴云

用畢法 スツリナリ グル卷ノ意持ナリ

諸將効首虜休畢賀淮陰侯六ツ

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蕭何三ツ

○畢ハアミト云ニテ
クル卷ノ意既往ヲ
云ナリ

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穰侯云

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自序廿六ツ

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孟嘗君云

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留侯云

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倉公廿二ツ

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屈原ツ

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梁孝王

至高関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函衛將軍

用雖法

其方ヘカケテ見ル気味ナリ

驕^ナ朽其言^ニ雖^ハ不軌^ナ儻^ハ有^ル牛^ノ鼎^ノ之意乎 孟子三ノウ

通^ス六^ノ愿^ニ謹^シ不好^ク外交^ニ雖^ハ賜^ハ洗^ハ沐^ス不欲^ク出^ル 佞幸四ノウ

不足^ク者^ハ雖^ハ守^リ而責^ム之^ヲ十年^ハ息^ハ愈^ス多^ク 孟嘗君八ノウ

淮陰^ハ人為^シ余^ノ言^ニ韓信^ハ雖^ハ為^シ布衣^ノ時^ニ其志^ハ與^シ衆^ノ異 淮陰侯十六ノウ

孝文^ノ時^ニ以^テ治^ム刑^ノ名^ノ言^ノ事^ヲ太子^ニ然^レ歐^ハ雖^ハ治^ム刑^ノ名^ノ家^ノ其^ノ人

長者^ハ萬石^ノ君^{セシ}ヲ

王^ノ瞿^ハ然^レ駭^レ曰^ク寡^人何^レ敢^テ如^シ是^ノ今^ニ主^ノ上^ニ雖^ハ急^ク固^ク有^ル死^ス耳

安^ク得^テ不^ク戴 吳王四ノウ

名^ノ譽^ハ雖^ハ高^ク賓^ノ客^ハ雖^ハ盛^ク所^レ由^リ殆^ハ與^シ太^ノ伯^ノ延^ノ陵^ノ李^ノ子^ノ異^ナ矣 張耳十二ノウ

西^ノ狄^ハ洛^ノ陽^ノ武^ノ庫^ノ食^ノ教^ノ倉^ノ粟^ノ阻^ル山^ノ河^ノ之^ノ險^ヲ以^テ令^シ諸^ノ侯^ノ雖^ハ

每^レ入^リ關^ニ天^ノ下^ノ固^ク已^ニ定^ム矣 吳王九ノウ

素^ク無^ク根^ノ柢^ノ之^ノ容^ハ雖^ハ竭^ス精^ハ思^ハ欲^ク開^キ忠^ノ信^ノ輔^ム人^ノ主^ノ之^ノ治^メ則

人^ノ主^ノ必^ズ有^ル按^テ劔^ノ相^ノ矜^ノ之^ノ然 鄒陽十二ノウ

又^ハ錐^ノ然^ノ法^{アリ}

灌^嬰雖^ハ少^シ然^レ數^ク力^ヲ戰^シ乃^チ拜^シ灌^嬰為^シ中^ノ太^ノ夫 灌嬰十三ノウ

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葬車千餘乘 表盜六ノ多

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寇來不能上滑稽 五ノ多

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声誉酷吏六ノ多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

浮慕之同上五ノ多

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魯仲連六ノ多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張耳三ノ多

又雖而ノ法アリ

死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蘓秦 二ノ多

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

北 張儀六ノ多

又雖乎 雖也 雖哉 雖耳ノ數法アリ

荆軻雖游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刺客九ノ多

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兩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滑稽 九ノ多

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鼂錯八ノ多

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

惠平 越世家十三ノヲ

能善

用能法

及口付ケルト云気味ナリ

持方柄欲内圖鑿其能入乎 孟子荀卿三ノヲ

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 季布ニノヲ

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 留侯九ノヲ

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 季布四ノヲ

天子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 酷吏九ノヲ

且帝寧能為石人邪 魏其十ノヲ

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 同上七ノヲ

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 孝文三ノヲ

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 孫子一ノヲ

用善法

ケシトマズニヨウナリ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自序三ノヲ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田儉五ノヲ

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張儀二ノヲ

力三ノヲ

九ノヲ

百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白起一ノヲ

聞膠西有盖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曹相国

其之燕々之處士田光先生善待之刺客九ノヲ

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留侯十ノヲ

少君資好古善為巧發奇中封禪二十ノヲ

與俱偕共

用與法

ツレニク三ノ合ス意持ナリ

淳于髡久與処時有得善言孟荀五ノヲ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詰孟嘗君三ノヲ

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表益一ノヲ

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季布一ノヲ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同上ヲウ

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大宛十九ノヲ

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信陵君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同上四ノヲ

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南越尉佗一ノヲ

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之與羊不

裕明矣 張儀ハシ

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 同上十二ノヲ

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孟荀

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異 李斯 十六ノヲ

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

也 孟嘗君六ノヲ

乃反取酒張坐六歌呼與相應和 曹相国六ノヲ

與其一ト云処ハコレニシテ見々時ニト云気味ナリ

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 田單四ノヲ

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 魯仲連八ノヲ

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同上

用俱法 オナレクスルヲナリ

欲與併力俱進 陳涉七ノヲ

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 孟嘗君一ノヲ

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 田儵 九ノヲ

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孟嘗君四ウ

為都尉必凌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忤酷吏四ウ

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

亡平原君四ウ

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可

與俱信陵三ウ

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盧縮四ウ

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項羽北八ウ

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

陰侯俱曹相國七ウ

用省法

トウクスルナリ

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

俱弃細過偕之大道孝文十四ウ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

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一ウ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

田字法 卷一
借 樂十ノヲ

用共法

其事ヲ共クニスルニ用ユ

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 灌嬰十四ノヲ

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 酷吏ハウ

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 樂書ニウ

曰吾欲捐閑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 留侯五ウ

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

君宜知之 平津侯ニウ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
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游俠四ノヲ

最其後郎中騎楊喜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
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 項羽廿九ウ

故 所 所以

用故法

サレバナリ

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 信陵君五ウ

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功字本

卷一

六十三

出字法 卷下
訟乎 酷吏一ヲ

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叔孫通五ノウ

其吏卒亦趣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大宛十四ヲ

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項羽四ウ

而布衣之俠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游俠三十九ウ

故從母言之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平原君七ウ

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詠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平準一ウ

孝惠時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閑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鵓

鵓目帶傅脂粉佞幸一ヲ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
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
戾其徒誦義無窮游俠ニウ

用所法

フタリ處ナリ

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叔孫通ウヲ

所與上稔容言天下事甚衆留侯九ウ

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貨殖十三ウ

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魯仲連

臣見其所持者挾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滑稽ニウヲ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貨殖ニウヲ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同上

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曹參ウヲ

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周勃十ウヲ

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
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滑稽三ウヲ

用所以法

以テスル所ナリ

稻梁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芷所以養鼻也 禮書

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 孝文紀

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

餓死同患也 蘓秦十五ノウ

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

天下宗廟所以危 呂后九ノヲ

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 刺客十四ノヲ

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

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蕭何一ノウ

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 大宛三十一ノウ

相各

用相法 引アフテト云気味ナリ

燕莊公遂送相公入齊境相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

不出境 齊八ノヲ

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 魯仲連

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 刺客

九ノウ

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孝武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蕭何ニラ

百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 穰侯ニラ

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大宛 共ニラ

其極也上下相道至於不振酷吏ニラ

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儒林ニラ

用各法 ソレクニ

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大宛三十ニラ ソレクノナリ

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商君ニラ

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王子侯表 一ニラ

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樂書世ニラ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

守其職而已矣李斯九ニラ

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

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陳豨七ニラ

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

抵暮乃散
物ノソコニモテモナキテ
キチクワタル意ニ

十二乘者十枚 田敬仲九ウ
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 封禪八ウ
及至

用及法

至リカ、ル気味ナリ

及入永巷而名貴延年 佞幸四七ウ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 游俠四十二ウ

自殺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 甘茂七ウ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儒林二ウ

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 佞幸 四七ウ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生子因名曰頽

當 韓王信二ウ

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 盧縮 五ウ

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 韓王信二ウ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間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

之家及其素 樊噲十四ウ

用至法

及ヒ付ク意

力
卷下

至如信國士魚雙准陰ニラ

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刑弊忍不能予同上ニラ

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游俠五ウ

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者也穰侯ニラウ

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君七ウ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

嘗不廢書而歎也孟子一ウ

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膳飲食被服

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貨殖十三ウ

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曹參六ウ

初始

用初法 物ノ仕出シニナリ又物ヲ仕出カスニモ

及高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盧縮四ウ

百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南越八ウ

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周勃十ウ

初好音輿馬晚節奢惟恐不足於財五宗二ウ

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
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平準十五ノヲ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母以
填之秦始皇十一ノヲ

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伍子胥
ハノヲ

用始法シヨツキナリ又事ヲ仕ハシムルニモ用ユ
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陸賈六ノヲ
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自隗始郭隗六ノヲ

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汲鄭
セノヲ

陳豨者宛胸人也不知始所以從陳豨六ノヲ

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張儀
ニノヲ

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留侯四ノヲ

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同上七ノヲ

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陳平十七ノヲ

自始全燕時嘗畧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朝鮮
一ノヲ

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商君九ノヲ

於是天子始種首蓍蒲陶肥饒地 大宛三十ノウ

敢肯

用敢法

ムカフ見ズニスルト云気味ナリ

上下明詔趙有敢隨趙王罪三族 田叔ニノヲ

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恠物余不敢言之也 大宛 世六ノヲ

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信陵君 一ノウ

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

敢嘗酒食 游俠四十二ノウ

孟嘗君再拜曰敬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孟嘗君 十ノヲ

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讓而禮交之不

敢以其富貴驕士 信陵君一ノヲ

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

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 同上ニノウ

故能犖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李斯十四ノウ

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 鄭當時 六ノウ

用肯法

ウケカフ ウケテハマラセル意

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大宛二十二ノヲ

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 信陵一ノヲ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 同上五ノヲ

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鄒陽十四ノヲ

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慝不肯與漢使 大宛卅二ノヲ

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

漢肯聽我乎 同上二ノヲ

今使太子將之此魚與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 留侯十ノヲ

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 伍子胥九ノヲ

務巧佞之語辨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 汲黯五ノヲ

實 真 誠 信

用實法

正味ハト云意

解實不知殺者 游俠四十三ノヲ

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辨有功實魚反心 李斯十八ノヲ

禹名傳天下於益己而實令啓自取之 燕五ノヲ

上使人微隨驗實魚所見五利安言見其師 孝武九ノヲ

用真法

オレウゴカスト云気味ナリウブナル

呂后真而主矣留侯十ノヲ

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張儀十九ノヲ

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李斯十ノヲ

帝曰錯听穿非真廟垣乃外墀垣張丞相七ノヲ

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魏豹三ノヲ
ウフニ魏ノ後ジヤ

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鄴生一ノヲ

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蕭何
七ノヲ

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匈奴
廿二ノヲ

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吳太伯十ノヲ

用誠法

ホンニナリトリレメテト云意

曰嗟乎利誠乱之始也孟子一ノヲ

賢者誠重其死李布五ノヲ

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張耳三ノヲ

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留侯四ノヲ

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謝天下吳王濞
八ノヲ

樂布哭彭越趙湯如婦者彼誠知所樂布五ノヲ

誠令吳得豪傑六且輔王為義不反矣 吳王七ノウ

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 燕六ノウ

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 武帝 五ノウ

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

名數左右 倉公二十ノウ

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楚元王三ノウ

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

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 吳王五ノウ

用信法 イカニモ ソレニチカヒノナキ意

於是乃即三王而トト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 魯 二ノウ

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 田敬仲八ノウ

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 叔孫通九ノウ

欲為或

用欲法 思ヒタツナリ

節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 封禪 七ノウ

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貨殖五ノウ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自序八ノウ

張負婦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 陳平一ノウ

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 甘茂八ノウ

用爲法 タメニトヨム処ニテナレト云フ気味ナリ

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 項羽二ノウ

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騫其 實皆爲財用耳 貨殖十二ノウ

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 吳起四ノウ

秦皇帝以爲負婦而客之 爲築女懷清臺 貨殖六ノウ

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 所爲作也 自序十一ノウ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 爲請吾苑 蕭何七ノウ

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曹參五ノウ

良愕然欲毆之 爲其老彊忍下取履 留侯一ノウ

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 爲使 孝文二ノウ

用或法 アルハナリ

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信陵君

天地曠々物之熙々或安或危日者

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吳王

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

洛陽吳王

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

免日者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来来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

封禪四ウ

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律書

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

聞也陳平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秦始皇

縱假設藉借試譬

用縱法 ヨレンバナリ

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張儀

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趙世家四ノウ

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汲黯二ノヲ

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信陵三ノヲ

（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田儋四ノヲ

（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藉

獨不愧於心乎項羽二十八ノヲ

用假法 カリニ斯云事ガアツタラハナリ

（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張儀八ノヲ

（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淮陰侯十六ノヲ

（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管晏四ノヲ

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

加其法乎張釈之四ノヲ

用設法 モレニマサカナリ

此特帝在即錄々（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魏其十ノヲ

用借法 カリニ斯レテ見タトキニナリ

（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始皇三十五ノヲ

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同上

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

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陳涉三ノヲ

用試法

キヨツトカフニテ見ヨト云意ナリ

乃謂室曰若婦試私從容問而父曰曹相国六ノウ

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平原君七ノヲ

試復見我我知之矣商君二ノヲ

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孫子一ノヲ

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吳起四ノヲ

用譬法

タトヘヲトリテ言フナリ

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李斯二ノヲ

田生盛帷帳共具譬若列侯荊燕三ノヲ

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若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

體也魏其十ノウ

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之間譬若漢

一郡王何乃比於漢陸賈六ノヲ

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 商君四ウ

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如奉驕子 汲黯四ウ

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南越八ウ

庶幾 冀

用庶幾法

何トブレテ往キ着ント云フ気味ナリ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 李斯九ウ 庶幾勤勞對

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

遇之 封禪三十五ウ

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意庶幾與焉 孝武六ウ

今費雖小儻庶幾乎 孔子七ウ

用冀法

コ、ロ、キスルナリ

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孝武十四ウ

高帝怒曰曾見吾病乃冀我死也 陳平六ウ

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 秦始皇廿九ウ

略 鹿 麤

用略法

詳ノ反ナリ

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龜策二ウ

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天文三十四ウ

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司馬相如四ウ

用雙法 ガツトナリ

陸生迺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陸賈七ウ

請為大夫鹿陳其略司馬相如廿八ウ

僅裁

總數材裁同
送申モ
ハヤロツ
ナリ

用僅格 ワツカバカリニ

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

可全而有始皇三十五ウ

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道而走僅以身免樂毅四ウ

用裁格 ワツカナル形容字ナリ

燕王曰寡人嗟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張儀十四ウ

如何類

用如何法 ナントセラナリ又ナントスレバナリ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

如君公曰易牙如何齊十ウ

更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曹參六ウ

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

此李斯十ウ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十ウ

用何如法 トヤウニアルヅナリ

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吳起四ウ

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蘓秦十八ウ

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吳王八ウ

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張毅之四ウ

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蕭何七ウ

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何留侯六ウ

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

代之何如哉信陵四ウ

用若何法 イカヤフノフヅナリ

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 晉二十四ウ

用奈何法

シワザノ上ニテ用ユル字ナリ
ドウクセラト云気味ナリ

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 張儀十二ウ

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 蘓秦十ウ

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 商君一ウ

(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 刺客十ウ

先人失国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 田叔一ウ

因曰王獨(奈何)以諛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 伍子胥一ウ

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 項羽十四ウ

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益曰不可(奈何)願陛下

自寬 淮南四ウ

率 凡 類 一切 諸

用率法 ナラシタトコロナリ

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

恩公為也 陸賈七ウ

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

近者數歲而反 大宛二十九ヲ

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 封禪 廿九ヲ

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貨殖十三ヲ

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 大宛三十ヲウ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

魯殊 孟嘗君十ヲ

轉輸北河率二十鍾而致一石 平津侯五ヲ

用風法

引ソロヘテト云氣味ナリ

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 陳勝七ヲ

夜以繼日二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 吳王七ヲ

凡作樂者所以節樂 樂各一ヲウ

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 留侯九ヲウ

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 李斯 十四ヲウ

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 陳平 十六ヲウ

王黥布故地凡四郡 淮南一ヲウ

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 張儀十七ヲ

用類法

タクヒナリ

天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酷吏四ノヲ

用一切法

オシナメテ

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ク實有其文焉

酷吏
ナセテ

乃屏人說張卿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

功臣荆燕ニウ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

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ニウ

用諸法

イロクノナリ

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大宛三十二ノウ

上乃令人覆案稀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陳稀
六ウ

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陳涉八ノヲ

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平準五ウ

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匈奴二十四ウ

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淮南十ウ

大抵類

功字法

卷下

八十四

用大抵法

大カタナリ

自關以東(大)氏(大)氏(大)盡(大)畔(大)秦(大)吏(大)應(大)諸(大)疾(大)秦始皇(大)卅(大)ニ(大)ラ(大)ウ

自是之後(大)內(大)寵(大)嬖(大)臣(大)外(大)戚(大)之家(大)然(大)不(大)足(大)數(大)也(大) 佞幸 四七ウ

(大)抵(大)盡(大)詆(大)以(大)不(大)道(大)以(大)上(大) 酷吏十六ウ

(大)姦(大)猾(大)窮(大)治(大) (大)抵(大)盡(大)靡(大)爛(大)獄(大)中(大) 同上十三ウ

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大)飯(大)

菽藿羹(大)張儀(大)十(大)ウ

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大)吏(大)之治類(大)

多成由等矣 酷吏四ウ

天下(大)抵(大)無(大)慮(大)皆(大)鑄(大)金(大)錢(大)矣(大) 平準十二ウ 無慮ハトコカシ

詩三百篇(大)抵(大)賢(大)聖(大)發(大)憤(大)之(大)所(大)為(大)作(大)也(大) 自序十一ウ

用大率法

大ナラシナリ

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大)破(大) 平準十三ウ

獲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

都尉師(大)率(大)減(大)什(大)三(大) 衛將軍七ウ

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大)歲(大)一周(大)天(大) 天官九ウ

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貨殖十五ノヲ

嗟乎類

用嗟乎法

十分ニ思ツメタルヲ云出ス時ノ語辞ナリ

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脱

躡耳 孝武八ノツ

高祖曰嗟乎有以也 田儉四ノヲ

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諛臣懿為亂矣 伍子胥七ノヲ

今若反以諛誅我嗟乎嗟呼一人固不能獨立 越四ノヲ

多成由等矣 酷吏四ノヲ

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平準十二ノヲ 無慮ハドコカレ
コトナクト云フ意

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自序十一ノヲ

用大率法

大ナラレナリ

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 平準十三ノヲ

獲五王母單于闐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

都尉師(大)率減什之三 衛將軍七ノヲ

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 天官九ノヲ

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貨殖十五ノヲ

嗟乎類

用嗟乎法

十分ニ思ツタケ云出ス時ノ詔辞ナリ

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脱

躡耳 孝武八ノウ

高祖曰嗟乎有以也 田儻四ノウ

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諛臣懿為乱矣 伍子胥七ノウ

今若反以諛誅我嗟乎嗟呼一人固不能獨立 越四ノウ

用嗚乎法

遠キモノニカクル歎辞ナリ

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

齊矣 魯日六ノウ

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々鄉改正服

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孝文十八ノウ

信諛而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 司馬相如世ニラ

用於戲法

イカニシテモト云ホトニ重キ歎辞ナリ

曰於戲小子閔受茲青社 三五五ノウ

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盧綰八ノヲ

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游俠四十四

用嘻法

不意十九事二應ノ起ス詔辭ナリ
思カケモナキ声ナリ

簡子名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趙世家七ノヲ

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蘭相如三ノヲ

燕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

田敬仲十三ノウ

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一ノウ

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魏其八ノヲ
嘻笑ノ嘻ノ字モ
同シ氣味ナリ

左傳定八年ニ從者曰嘻公羊傳僖元年ニ慶文聞之曰

嘻礼檀弓ニ夫子曰嘻其甚也詩ノ疏ニ成湯見四面

羅者曰嘻盡之矣

用意法

抑鬱シテ通シガタキ時ノ發語ノ辭ナリ

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河渠六ノウ

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魯仲連三ノウ

詩周頌ニ噫嘻成王トアルモ同意ナリ

用吁法

カリトテナリ

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蔡沢十四ウ

用唉法

憤歎ノ声ナリ

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堅子不足

與謀

項羽十五ウ

項 居無何 久之 立

用頃法

間ノコナリ頃之ハサウソレバ間ガアツテナリ
居頃之ハシツトサウンレバ間アツテナリ

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乱端禽滅之五宗三ウ

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丞相陳平九ウ
ソレカラ間モナフナリ

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伍子胥三ウ

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吳起四ウ

頃之一人又告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

一人告曰曾參殺人甘茂四ウ

相曰如此幾何頃市令曰三月頃循吏二ウ

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留侯一ウ

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張儀十七ウ

立須之有頃而虎果鬪 同上十七ノウ

用居無何法

ソフシテ居ル間ニト云気味ナリ

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 周勃セシヲ

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 陳平ニシテ

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 依幸四十六ウ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 汲黯四ノヲ

用久之法

ヨホドノ間サウシテナリ居久之ハヨホトシ
ジツトサウシテナリ

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 即禍及身矣 周勃五ノヲ

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 陳平ニシテ

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絶 晏子ニシテ

居久之病死而温舒復為中尉 酷吏十三ノヲ

久之邳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 酷吏ニシテ

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張釈之四ノヲ

用立法

マグニ其場ニテスグニ其場カラナト云立息

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 留侯十ノウ

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 信陵五ノヲ

所可

用所法

バカリノ所ニテト云意

良殊大驚隨目之テ父去里所復還留侯フウ

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李將ニラヲ

用可法

バカリモアラフナリ

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滑稽ニラウ

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大宛北ニラヲ

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同上ニラヲ

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

李將軍ハソウ

字法 卷下

左傳助字法 出

審曆十年庚辰春三月

浪華書林

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柳原喜兵衛

Handwritten notes and seals on the left page, including a circular seal with the characters '喜兵衛' (Kihei).

